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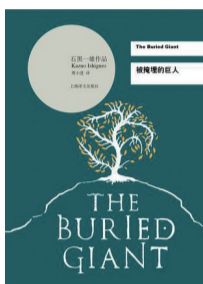
说起来，石黑一雄实在令人看不透。十年之后，石黑再次提笔，写下的竟是奇幻小说。不过，奇幻只是他回归创作母题的手段，它服膺于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且受制于他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被掩埋的巨人》空有一个奇幻外壳，内里却名不副实。表面上集结该类小说的一切元素，亚瑟王、圆桌骑士仗剑而来，巨人、食人兽、恶龙齐齐登场，活脱脱一出吸人眼球的高成本大片。但若是细细读来，却未必如此。

“屠龙”是小说的核心，但不是写作的目的。至少在石黑笔下，这一场面并不惊心动魄，甚至有些潦草。它充其量是一个引子，引出的是他对记忆的追索。没错，记忆。这是长期纠缠石黑的执念，也是移民身份给予他的最大财富。即便他多么不情愿将写作限定于移民文学的狭小领域内，有些东西还是留了下来。它们在字里行间萌生发育，并将其根系向着更深更广处延伸。具体到石黑，书写的空间与身份的重构总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管主题如何腾挪游移，记忆永远是他颠扑不破的深核。他深知要定义身份，首先要找回记忆。而回到小说，记忆的丧失一再阻碍着石黑和他的人物前行的步伐，最终在诸如“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一类问题上团团打转、首鼠两端。

《被掩埋的巨人》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寓言，是一段屠龙的伪传奇，甚至是一种现实的隐喻。石黑并非不关注社会，一味躲在历史烟尘中自娱自乐。国际化的写作给了他国际化的视野。他可以小中见大，以个人之微小反衬历史之宏大，并从中照见乱象丛生的当下。他写奇幻冒险，所有一切都被置于层层迷雾之下，变成难解的谜团。比如埃克索

## 迷雾，为邪恶行为罩上面纱

【文/谷立立】



书评 >>>

《被掩埋的巨人》

作者：石黑一雄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究竟是谁，他有着怎样的过去；高文爵士为何一心守护母龙，再三阻挠屠龙；骑士维斯坦不顾一切要杀死母龙，到底是为了造福苍生，还是另有目的。

当然，文字的迷雾并非胡乱臆造，既源于作家的想象，又来自当下的现实。近十余年间，世界性灾难接踵而至：科索沃的枪炮、911的尘烟、卢旺达难民的哭喊，此消彼长、声声入耳。这样的现实，与其说是事不关己，倒不如说是一个“愚蠢的梦”。梦里一如久远的黑暗时代，对土地的觊觎、对权势的欲望、对鲜血的渴求一再驱使着人们去重复本应属于历史的阴暗、贪欲、倾覆、暴力和杀戮。与人类的自相残杀相比，记忆的丧失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惨烈的伤痛？须知，记忆不分好坏皆是宝贵的财富。一旦丧失，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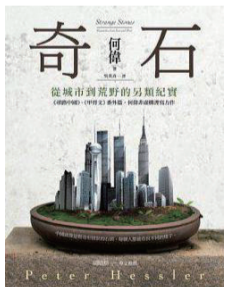
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源，恩怨情仇被掩埋不说，就连最宝贵的爱与亲情都变得毫无意义。自此，蔓延在英格兰山谷的失忆症就不再是个人、民族的偶发事件。它和中世纪横扫欧陆的黑死病一样，俨然是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瘟疫。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石黑强压内心的愤怒，只以平淡的语气来讲述，但他忘不了作家的职责是说出真相并守护之。因此，字里行间自有一种沉郁的调子，拉扯着我们往历史的迷雾中奔去。比如他一直在追问，既然“我们的土地下面，埋着过去屠杀留下的遗骸”，为何我们不选择直面过去，而是遮遮掩掩地回避。显然回避于事无补，只不过是“为最邪恶的行为罩上面纱”。好比大雾之后一片朦胧，你以为看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但问题是，恩仇没有消失，和平也不曾来临。这是石黑的心声。他告诉我们，倘若不找出真相，一味地沉醉在遗忘之中，指鹿为马、以假作真，把真相留给少数人用作不痛不痒的忏悔，我们和亚瑟王的子民又有什么不同？为了赢得战争，亚瑟王撕毁承诺，对撒克逊村庄动手，残杀无辜婴儿——这是建立在“屠杀与魔术师的骗术之上”的幻觉。即便没有记忆，恐怖的往事依旧“在泥土中蛰伏，像死者的白骨一样，等着人们发掘”。

## 新城的好姑娘

【文/姚怡莹】



荐读 >>>

《奇石》

作者：何伟 (Peter Hessler)  
出版社：八旗文化

纪实文学的故事很有质感，带一种现实生活的新鲜气味和质朴情感，大概就如洗去一切铅华的女子一般，看上去可亲又可敬。

《奇石》一书中的这篇《新城姑娘》以作者何伟在涪陵师专的学生艾米莉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代新城深圳成长与发展的故事。文中的艾米莉如千千万万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们一样，奔赴到了中国南边那块亟待兴起的城市，将她志志忑忑保存在心间的梦想种子种下，希望能在一片正日日夜夜产生巨大财富的土地上，抽出芽长出苗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她在这里所遇到的种种美好的不美好的事情，那本微小到如随时会被初阳蒸发殆尽的晨间清露的事情，借由作者之笔，最终呈现在了

千千万万读者面前。

在文中，作者给予了足够的回答。他站在了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待新城深圳和那个年代下的中国政策，又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描绘姑娘艾米莉。我几乎感受不到他对深圳究竟秉持怎样的态度，他好像要把主观的答案交给读者自己评判，但相信他是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所写的。而对于曾经的学生艾米莉，他却不加回避地进行了赞扬，就像他最后一句所说“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是的，我也同样喜欢这个姑娘，艾米莉是个在时代浪潮中仍能保持自我的姑娘，以她的年龄，以她的阅历，这实在太过难得。于是我毫不吝惜地用文章标题赞美了她，尽管这个标题就目前来看没有多大的作用。

在本书其他作品中，我们一样也能找到这种回应。无论是那个长江边上的小城市也好，还是经由他的车轮滚动过的一个个乡村城市也好，我们都能从这位他国作家笔下看到我们本应熟悉却又陌生的中国。他的切入点普遍比较细腻，会有很多我们不曾注意的小细节，终是让我们麻木的神经感到刺痛和冰冷，然后才恍然醒悟，我们到底是钝化了呀！也难怪会觉得“他才是那个回去后能写出好稿的人”，怕只有这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冲破民族和区域的思维障碍与误区，深入了解一个他本一无所知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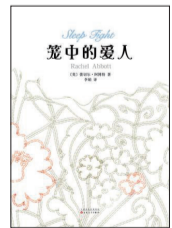
新书 >>>



《夜晚属于恋人》

作者：远子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远子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录十九个有趣而深沉的故事，讲述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下落不明的生活。在远子的作品里能看到严肃的天真，甜蜜的忧伤，一种对美好情感的憧憬，以及他用来掩饰这种孩子气的憧憬时使用的那种躲闪的、故作世故的、好笑的口气。



《笼中的爱人》

作者：蕾切尔·阿博特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绝境求生的心理悬疑杰作，获英国亚马逊年度编辑推荐10佳悬疑小说。关于爱情与婚姻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可能没有一段关系，比他们经历的更险象环生了。当爱意味着剥夺，当爱意味着占有，可能这些信号都是为了提醒你——小心！比起爱与不爱，有些东西更可怕！